

# 史沫特莱：用真实材料勾勒红色中华

徐佳佳

1928年，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在5年多时间里，史沫特莱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偏见地报道中国。为了将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史沫特莱决心写下一本客观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著作。

虽然史沫特莱非常想到江西苏区实地采访毛泽东、朱德并亲身体验苏区的革命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严厉封锁，史沫特莱根本无法实现她的苏区采访计划。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革命、苏区和工农红军的真实信息，史沫特莱开辟了多种“途径”。

## 和左翼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广交朋友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通过各种渠道，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宋庆龄、杨杏佛、邹韬奋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广交朋友。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史沫特莱了解了中国红军的建立、发展及苏维埃政权构建的大致情况。史沫特莱曾说：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故事就是通过鲁迅。

据史沫特莱回忆，1930年夏秋之交，她曾受左翼知识分子的委托，为鲁迅50岁生日庆祝会找一处场地。虽然知道要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多是被国民党政府密切监控的人物，但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和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同情，史沫特莱还是出面租到了一家餐厅。在这次聚会上，与会青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了解的共产党的情况详尽地告诉了史沫特莱，这些情况对她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引荐，史沫特莱和一些拥有“红色背景”的进步人士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些人，如胡也频等还到瑞金参加过一苏大会，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承担过培养与中央苏区秘密联络的工农通讯员的任务。

这些人的见闻，为史沫特莱书写中国红军和苏区的事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 采访从苏区来的革命者

从1932年起，史沫特莱将自己的住所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其身份掩护了许多从苏区转移而来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隐蔽文件、寻找医药和其他物资，其间，请他们讲述苏区、工农红军的情况，“收获颇丰”。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11月陈赓到上海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



史沫特莱

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对他们讲了很多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英勇斗争的事迹和自己所了解的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文化建设和战斗等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将陈赓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稿并委托冯雪峰转交给鲁迅，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以此作为素材写一些关于苏区的作品。史沫特莱得知后，主动约见陈赓，请他详细讲述自己在军队和苏区的见闻，并进行了认真的记录、整理。

史沫特莱还在其寓所秘密接待了一名女共产党员娜菲。娜菲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追求婚姻自由，她到武昌学习并成长为革命青年。娜菲向史沫特莱介绍了自己在革命法庭审判土豪劣绅并为农民分土地以及参与秋收起义的见闻——“湘西的农民武装起来拒绝交纳租税，并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为了搞好革命宣传，党安排我负责油印出版工作”。娜菲还向史沫特莱讲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这些材料日后都为史沫特莱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 深入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轨迹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经常前往矿山、工厂，了解工农群众的真实生活，并通过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轨迹。她曾经采访过一位在湖南来阳矿山工作的老矿工。这位老矿工告诉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从7月到12月这里就有387名矿工惨遭杀害。他们赴刑场时，个个昂首阔步，面

无惧色，一路高呼革命口号”。幸存下来的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矿工游击队”，并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位老矿工也带着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向国民党军队开展斗争。“我的儿子带领矿工游击队到未阳城和朱德部队会师，改编成立红军第一旅，我儿子就当上旅长了。后来，为了建立红军兵工厂，我儿子从红军中抽调出来自广州的20名军火工人和将近一百名干过冶金、锻工、修补、制造枪炮的其他产业工人，创办红军第一个兵工厂。”史沫特莱将这些内容整理后写成了通讯《湖南的矿工起义》，并在此后的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

## “公开”资料和秘密“线人”

为了让材料尽可能全面、客观，史沫特莱特别聘请冯达等人作为自己的秘书，收集各种国民党当局的“公开”资料。据史沫特莱回忆，冯达的工作是：“把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剪下，译成英文，帮助我建立档案。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卡片就有几盒。”

在整理这些“公开”资料的过程中，史沫特莱很快发现了其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如她在国民党当局的统计数字中发现：被国民党军消灭的红军人数半年内竟高达50万，但被红军夺取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宣称朱德、毛泽东已被“击毙”，但没过多久却又在报纸上刊登“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的广告。因此，在选用这些资料时，史沫特莱非常谨慎，每一个材料要经过多次调查、比对。

为了搜集材料，史沫特莱还在交往

中认识了一些秘密“线人”，这些“线人”能够帮助她获得一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在史沫特莱曾回忆，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他的消息来源非常有价值。他从内地各大城市回来，就把他拍摄的照片和得到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位德国飞行员曾经为她提供过“汉口江汉大楼前面空场上”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工人的照片。

## 再版与补录

在搜集、整理了大量准确、客观的材料后，1933年5月，史沫特莱前往苏联，并用10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终于完成了记录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中国的红色风暴》一书。

《中国的红色风暴》于1934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1936年，史沫特莱在再版中增加了大量关于苏区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将书更名为《中国红军在前进》。

再版时新增的内容主要来自1934年到1936年期间史沫特莱对大量苏区工作人员采访的记录。其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史沫特莱对“李工程师”和周建屏的采访内容。

1933年春“李工程师”就见过史沫特莱。初次见面时他还委托史沫特莱“帮助自己前往北平，以便他参加东北义勇军”。1935年春，返回上海的史沫特莱与“李工程师”再次巧遇。在这次会面中，“李工程师”向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长征的传奇经历。史沫特莱回忆，“李工程师”“在瑞金附近的红军工厂担任负责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很少的缘故，工作需要他干什么他都是自己动手干，从制造枪炮弹药、战争物资到红军医院筹建制药厂、肥皂厂、事事他都在行”。“李工程师”向史沫特莱讲述的中央苏区情况非常具体，“包括江西中央苏区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医疗卫生、教育法制、行政问题、矿藏资源、农副产品、书刊报纸等等都谈到了”，同时还为史沫特莱讲述了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斗。

相比于“李工程师”着重对中央苏区的描绘，周建屏的讲述为史沫特莱了解赣东北苏区提供了丰富素材。1935年6月，周建屏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到上海医治。其间，他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并经胡风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为确保疗养期间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史沫特莱寓所居住。在两个月的疗养过程中，史沫特莱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据史沫特莱回忆，“周建屏用一种平淡无味、实事求是的态度跟我讲方志敏的英勇事迹”“方志敏之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有那样大的神奇号召力，原因在于他创办了国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改良品种农业展览会、采矿局、红军医院和技术学校”。

史沫特莱的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翔实的内容、生动细腻的语言及“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部著作不仅让世界拥有了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机会，也深深地影响了众多中外青年的人生道路。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22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在军长吴信泉的率领下全部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在战场上，吴信泉率领部队勇猛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敌人在中朝人民军队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的打击下，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三次战役的胜利，志愿军士气高涨，但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为补充兵员和物资，中、朝人民军队从1951年1月起转入休整。

敌人以为有机可乘，随即调集重兵，对中、朝人民军队阵地发起进攻，第四次战役随即打响。4月1日，吴信泉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命令，要求三十九军由春川到华川一线组织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敌人，迟滞敌军前进。吴信泉来到华川附近，从地图上发现华川上有一个很大的大坝，于是灵机一动，命令侦察科长蔡愚带上联络员（朝鲜语翻译）去水库侦察，找水库管理人员了解大坝闸门和蓄水量等情况。蔡愚回来报告说，现在虽不是雨季，可随着天气逐渐回暖，上游冰川开始消融，大坝已经开始蓄水。吴信泉听后立即叫他去告诉水库管理人员：关闭大坝上的所有闸门，提高水库的水位。

接着，吴信泉又命令一一五师三四四团的赵志立连至288.4高地，要求该连“控制住华川湖大坝，不能放过一个敌人”。赵志立率领全连立

## 吴信泉水淹敌军

高凯

即进行工程作业，在288.4高地修筑了1800米的堑壕、400米的暗壕，以应对敌人的空中轰炸；同时还修筑了250多处射击工事、11处地堡、一条800米长、专门应对坦克的抗沟，将288.4高地构建成了一处极具稳固支撑的环形坚固防御阵地，并破坏了通往水坝的道路以及靠近华川湖的几处可登岸区域。

4月4日，敌人先头部队发现了，连，便调集兵力，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向288.4高地发起进攻。一连坚守阵地4天4夜，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400多人。直到9日，288.4高地和华川湖大坝依然牢牢掌握在一连手中。

4月8日，敌人大部队已经到达华川下游的北汉江，在江岸上部署了火炮阵地，并搭建起浮桥，准备将坦克、装甲车、汽车送至对岸，岸上也堆满了军用物资和装备。吴信泉得到报告后，于4月9日凌晨命令与敌人隔江对峙的三十九军部队掩护当地民众向高处转移，又命令将华川水库的闸门全部开启。积蓄近10天的库水倾泻而下，很快涌入下游，并引起下游水位猛涨1.5米。突如其来的洪水将敌人的浮桥及放在岸边的弹药、装备大量冲走，而停在江边的坦克、装甲车、汽车、重炮也因被江水浸泡而出现故障，短期内不能使用。

此战，吴信泉水淹敌军，不仅成功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更为后续部队的集结争取到了充裕的时间。

##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 八路军渤海军区收复利津城之战

孙兵

1944年7月至8月，八路军渤海军区遵照上级指示，全面展开夏季攻势，在第一阶段基本解放被敌军“蚕食”两年多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地区”取得重大胜利基础上，发起了以解放利津县城为中心任务的第二阶段夏季攻势。

利津县城位于黄河下游濒临渤海入海口的西岸，它既是日军设在鲁北渤海湾一带最大的战略支撑要点，也是日伪“蚕食”“扫荡”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兵力和物资屯守基地。当时，盘踞在利津城内的敌人除日军一个分遣队外，主要是伪华北绥靖军第8集团军第27团、7个伪保安中队、伪县公署宪兵队、伪警察等，总兵力2000多人。利津县城防城高地深，工事坚固，城外周围分布着9个据点，可谓易守难攻。

按照作战部署，八路军渤海军区首长决定由直属团主力担任攻城主攻任务，并以两个连兵力协同地方部队部署于小清河以南监视和牵制邻县敌军；军区特务营、第四军分区地方部队、胜利、沾化独立营和军区直属团一部，分别攻打益都、张许据点；其他各外围据点由各中队和民兵相机攻取，各县武装大队设伏于利滨公路两侧，负责阻击惠民、滨县增援之敌。

8月11日，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在司令员杨国夫指挥下，投入军区直属团、特务营和第四军分区部队，

兵分数路发动奇袭，先后拔除了利津县城盐窝等9个外围据点。

16日晚，渤海军区参战部队对利津县城发起总攻。战斗打响后，军区直属团向城东门发起进攻，在控制城门外沿城墙向城内推进，与守敌展开巷战，经过激烈战斗，相继攻克了伪团部、伪县府、新民会、伪保安大队部。17日下午2时，渤海军区另一支攻城部队攻克西门及城西西南碉堡，已将攻入城中的部队内外夹击，将残敌驱赶至城北角一座院落内。黄昏时分，爆破手通过连续爆破，炸开了院墙，八路军战士冒着硝烟冲进院内，将日军指挥官、企图化装逃走的伪团长及其手下300多人活捉。几个日军企图跳城逃跑，被埋伏在城外的八路军战士击毙。

18日拂晓，滨县增援之敌200余人进至利津城西关，渤海军区守城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上午8时许将其彻底击溃。至此，收复利津县城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渤海军区部队全歼守敌，缴获大小炮14门，轻重机枪29挺，长短枪1000余支，手榴弹700余发，电台5部、电话总机2部、电话机22部、汽车2辆、战马50余匹，粮食75万公斤。

利津县城被收复后，渤海抗日根据地不仅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与相邻各战略区的联系也得到了打通和改善，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 史海观澜

SHIHAI GUANLAN

## 邓铁梅率部粉碎日伪“大讨伐”

常红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深感亡国之痛，前往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同年10月下旬，他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邓铁梅率部到处袭击日军，解救抗日爱国同胞，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吸引了大批抗日志士、进步学生参加到民众自卫军中来，作战人员很快发展到1.6万人。

1932年3月，邓铁梅把司令部移至尖山密镇。不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苗可秀等人到邓铁梅部，将邓部编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任命邓铁梅为司令，苗可秀任总参谋。

东北民众自卫军的迅速发展使日伪当局惊恐不安。1932年12月，日军调集1.5万余人对东北民众自卫军进行“第一次大讨伐”。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进入大山、森林中与敌周旋。

日伪军500多人进入文家街村，尖山密镇一带，准备继续“讨伐”这一带的民众自卫军。邓铁梅和苗可秀闻讯后，立即制订了反“讨伐”计划。

邓铁梅、苗可秀侦知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后，于12月28日傍晚率领部队300余人隐蔽到文家街村外，悄悄占领了制高点。邓铁梅一声令下，民众自卫军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居高

临向下敌人开火，压制村内敌人岗楼的火力。500多名日伪军仓皇迎战，以房屋为掩体拼命抵抗。夜間，埋伏在街外的大刀队手持大刀长矛攻入文家街村内，对敌人发起夜袭。战至天明，敌人不支，向文家街村后山的红花岭突围。自卫军战士奋力追赶，勇猛冲杀，击毙敌人50多人。天明后，残敌逃到红花岭上，这才发现自卫军人数数倍于己，于是不敢恋战，急忙沿山路向尖山密镇一带溃逃。邓铁梅立即指挥攻占文家街村，缴获了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文家街、红花岭受到重创的日伪军溃退到尖山密镇后，邓铁梅、苗可秀决定乘胜追击，收复尖山密镇。12月30日深夜，自卫军秘密开到镇外，发起突然袭击。邓铁梅亲自督战，苗可秀率学生队冲锋在前。日伪军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民众自卫军于第二天拂晓突破了外围阵地，攻入镇内。敌人在此前三文家街村的战斗中已将大批弹药丢弃，此刻又得不到补充，勉强支撑一阵后，便放弃阵地，向白旗堡逃窜。邓铁梅率领自卫军追击十余里，乘胜收复了尖山密镇。

得到尖山密镇胜利消息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各部，立即从山林中走出来，配合主力四处打击日伪军“讨伐”队。各处敌人无法立足，纷纷撤走，从12月13日起至1933年1月初，邓铁梅、苗可秀率领民众自卫军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作战，彻底粉碎了日伪的“大讨伐”。

## 华野十三纵力克曹八集

贾晓明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指示，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兵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其中，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的任务是：“夺取曹八集，切断黄百韬兵团西逃之路”。

曹八集是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西逃徐州的必经之地，也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要据点，该地修筑有坚固的工事，由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部队负责驻守。但李弥为了自保，在黄百韬部队还没有赶到曹八集前，就下令部队放弃该地，先行撤离。黄百韬深知曹八集的重要，在退入碾庄后，急忙命令其所部第二十五军派一个团进驻该地接防。

8日，华野十三纵队经过急行军，到达运河。同一天，驻徐州贾汪地区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部队，由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洋、张克侠率领，在运河前线战场起义，华野十三纵队因此顺利通过第三绥靖区的防区，于9日抵

达曹八集周边地区。

10日下午，国民党四十四师师部直属部队及一个团3000余人、国民党三师一部相继到达曹八集，和驻守在当地的二十五军的一个团会合。四十四师是被国民党命名为“荣誉第二师”的精锐部队，装备精良，且基本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当他们得到“周边已经发现有解放军在行动”的情报后，便和三师立即出发，企图抢在解放军包围前返回徐州。

当国民党三师逃至耿庄一带时，遭到解放军华野七纵和十三纵的联合打击，很快被全歼。四十四师得到消息后只得原路退回。当回到曹八集时，他们发现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一个团也逃得无影无踪，而跟踪而至的解放军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眼见逃跑无望，敌师长只得一面向碾庄的国民党军求救，一面命令官兵进入工事“死守待援”。

10日傍晚，华野十三纵一一四团一营在炮火的掩护下，首先向曹八集北门发起攻击。经过约半小时的战斗，一

营“扫清”了外围工事，俘敌100多人。当日深夜，一营继续发起进攻，经过连续爆破，在北门左侧围墙炸开一个缺口，一营随即从缺口攻入镇内。经过二十五军的反复争夺，一营战士夺取了北门里东侧的10余座房屋，并以此为依托，继续与敌人厮杀。敌师长见状，亲自指挥“敢死队”向一营反扑。一营连续打退了敌人的5次进攻，不少战士身负重伤依然不下火线，坚守阵地。激战到11日凌晨2时，突破口一度被守敌封锁，一营与团指挥所联系中断！十三纵首长立即命令组织力量快复突破口，和一营取得联系！一一四团奉命派出二营、三营发起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二营、三营派出三个连，很快重新夺回了突破口，并冲入镇内和一营会合。但敌人在二营、三营突击队进入镇内后，又集中火力掩护“敢死队”第二次占领了突破口，再次切断镇内外解放军的联系。解放军十三纵三十九师一一五团二营从曹八集南门发起攻击，攻占了南门外围工事，但遭到围墙上守敌的拼命抵